靜軒先生文集

序

海鹽添籌圖祝壽序

昔三老人問年其一曰海水變桑田吾輒下一籌今滿十屋矣蓋極言其閱世之久也後人率援此以祝壽然未有圖之者余友歙西棠樾鮑君汝高今年五月十八日春秋躋五十其婿向杲吳時尚氏繪海屋添籌之圖以祝之而請余爲之文君爲人有必壽理時尚佳士可謂善於致祝矣余奚靳君故宦族迨其祖德翁早世賴祖母程守節以勤儉立家父玄武翁母林俱有令德稱于鄉君生而敦厖長而仁厚梗直讀書好禮世篤隱志以孝事親以友撫兄弟群從以和睦謙恭遇鄉族姻黨年甫十八偕族姪福商于鄱陽值眚月福卒于疫時在湖中同舟咸

畏避君獨守至岸市梢殯殮必躬竟無恙人以爲難既而南楚越北淮汴近乃久于吳中涉歷既廣經營亦鉅一以至誠未始欺人以售僞未始左右望以罔利亦未始出入茶樓酒肆以縱情至於朋儕飲會間有歌者亦不赴獨遇縉紳士大夫則傾倒相往還欵欵不倦士大夫亦雅敬之仁者壽孔子至論養心莫善於寡欲孟子明訓也君今及艾而操存有合於聖賢之教如此他日耆曰老曰耄耋曰期頤可以愈躋而愈徤海屋之籌可以屢添而屢滿矣矧君內助汪素賢淑早艱于嗣力勸君置側室立子倬年今十有二俊偉不凡斯籌也伉儷同下斯閧也斯文也伉儷同徵將來福履之崇學有窮也余僭長君三歲期或身親見之弘治乙丑月日序

新安別蕊詩序

陳睢陽郡姓也有碩彥曰惟之號澹軒同時之號訥齋二公並生同祖學同師且同經先後同領薦于鄉澹軒倅吾新安四載于茲矣廉不近名和不徇物明而洪介而通六邑之人愛戴如一觀風之使剡薦之考三載績天官鄉奏其最貤封進秩之榮期在旦夕去年訥齋倅寧國清才雅操勃勃動人與澹軒相頡頏蓋新安寧國皆畿輔雄郡疆埸相隣故風聲亦相及也今春澹軒還自考功道寧國一敘一別伯仲之繾綣士民之仰慕不言可知矣未幾訥齋承臺檄捧事來新安見之者罔不啣啣稱曰此真吾澹軒公之貴介也秉姿之雄偉聽訟之明慎用意之端慤視吾澹軒公何其不少異邪他日崇階懋績更超並進安可量也郡侯廣右榕溪何公子墩暨別駕關西賈公伯玉節推山東劉公寄道交相敬重留連款曲不啻同寅

同氣之厚者於其行也作詩以餞而澹軒之情尤難爲舜民適隨銓牒南還屢顧帬末澹軒目繪新安别意之圖列次諸作虗其上俾舜民爲之序惟睢陽中州古郡志稱人禀中和之氣重厚多君子陳氏有二公可謂盛矣矧在廟諸公皆一世髦士德星聚散豈率然者哉新安山水一時感召亦良萃也昔蘇穎濱令績溪東坡歸自海南過視其弟士民艤渡相迎因改其渡曰來蘇至今以爲美談績溪新安屬邑也由兹以往公家伯仲其不爲新安添一盛事乎回路贈處乃朋友之義若澹軒之別詩齋固有不在夫詩之作者然而風雨對床之句其來尚矣覽者當自得之弘治乙丑端陽日序

新安毓秀詩序

弘治壬戌冬十有一月十有一日郡司訓關中車君則周懿宇

于學宮之廨舍神骨精爽特異常兒況日址邈郡守余識彭公
濟勷移奎先樓于其廨舍之前奇瑞之協有不奇然而然者既
三月因命之名曰應奎昔趙岐生於御史臺字曰臺卿不過因
其所寓而已未有奇瑞若應奎之名者名之宜矣於是郡文學
縉紳士多賦新安毓秀之詩以相慶慶之亦宜矣君又艱于嗣
求吾新安且有年服其水土起居言語衣服飲食莫不習而安
之吾新安素稱大好山水秀之毓于應奎者豈一朝一夕之偶
然哉否則是樓之移彭公㫋為一郡攬山水之秀而應奎何以
獨當其瑞且不先不後而有生何以適當其日也明年四月余
以雲南按察副使宅憂服闋赴銓曹上舍鄭君時清录其詩為
一卷置橐舟中俾為之序客程倥傯比陂東泉奉言
輿書賑濟淮揚徐諸郡值時艱為案牘旁勞其卷不暇根余年

遷閩臬隨牒過鄭君就解舍飲余酒且執治屬禮呼應奎出拜眞堂堂有食牛氣遠到之福蓋未可量又聞其初生月餘索啼以字紙示之則止今雖未入小學而常好玩弄書字應奎之名誠有以稱其情者蓋壁為文章之府奎十六星天之武庫其屬星內與壁多相參其色黃光則文昌武偃故賢望之稚步五星聚奎為天下太平之象良有以也諸縉紳之詩豈虛美哉余忝長閩憲凡民間子弟之秀皆當作養而造就之矧君之先翁方伯先生自第進士敭歷中外以清白聞君事父事繼母遇弱弟以孝友聞及居教職以模範聞而應奎之秀承此世美非凡民之比者矧其秀又出吾新安余雖不能文於斯序也奚斯敢書于冊以徵于鄭君云弘治乙丑七月朔序

王母蟠桃慶壽圖詩序

昔歐陽文忠謂蔡端明君謨夫人克備五福而無缺故當時凡爲人子孫者莫不以夫人爲祝以不得如夫人爲恨蓋不知其有諸已者厚故能致其福之備也若今吳母汪孺人者其亦可謂厚而備者與孺人出歙西潛川鉅族爲同邑南溪景星公配初在室有閨秀之譽既歸事舅姑以孝敬聞御下慈勉處族姻䘏貧乏咸當其分尤以勤儉起家致殷富之盛甲于其鄉鄉人咸曰此孺人內助之功也二子俱克幹父蠱而長曰廷璽尤讀書能詩有聲江湖爲縉紳士所重二孫亦秀拔孺人以歲八月二日爲春秋八十誕辰汪君元龍於孺人爲從姪且妥翁廷璽之女乃作王母蟠桃慶壽圖以爲孺人賀既得士林爲之詩適予[illegible]泉隨銓牒過家以序見屬予聞仙傳謂道家無爲自然以西華至妙之氣化生金母配西方毋養群品是謂王

母女子傳道者其名隸焉張華博物志言王母獻桃七枚道武帝五自食其二曰語是桃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子後世緣此往往以是祝女婦之壽神仙之說固不必溺然而祝壽之意不可不謂壽也若孺人者慈淑貞懿而母儀婦道真足以楷範鄉里其德之厚何如壽富康寧子孫俱賢其彝之茂閱歷八十而未艾其福之備又何如邇近流聞鄉曲謠[illegible]靡不如處士夫人之稱當稱羨初慶之曰佳兒佳婿延壽[illegible]陞之孫[illegible]不[illegible]具多讓夫瑤池之宴青鳥之集與夫蟠桃之獻也哉瑞川之謹與予同出唐[illegible]公而允龍又相知非一日故敢書此以介群王之首

蓉峯居士詩序

鄉先正聊菴李大夫嘗以紫陽名其堂室後世遂有紫陽大夫

之稱論者以爲合山與人而尊稱之也若蓉峯居士者其稱[illegible]
相似其實則不同矣吾新安素號大好山水紫陽則郡城之南
山去夫子之居遠而夫子且生于閩特因其父韋齋不忘故鄉
而名之蓉峯則吾大畈之西山居士實生其麓所謂維岳降神
者也其稱也不亦宜哉蓉峯視紫陽高數千仞居士去夫子幾
五百年鍾蓉峯之秀而學夫子之道故蓉峯居士之號不惟自
稱而人亦稱之其少也端重穎敏十歲始就外傅勤勉異凡兒
十五六即以論著十八渙然爲人師既而有用世志二十八游
治易[illegible][illegible]于遠遊今故三衢吾教授景瑞古[illegible][illegible]訓導志明二
先生[illegible]門三十二是爲成化丁酉以儒士應南[illegible]鄉試不[illegible][illegible]
從官稽令致仕董太守穆初先生遊三十四入邑庠爲博士弟
子稱廩膳生學益進行益篤著益彰詩文益富兼覽孫吳兵法

每臺試輒在優等從之遊者日發衆若鍛選士同邑諸衛卿吳藍田俱高第弟子而居士乃七舉于鄉皆不利命也性至孝因父諱終身不食牛又嘗因父疾刲股和藥以進母悲泣隕雨致廢蒸孝傍敬二兄愛二弟然失殺此其立身之大者春秋今六十矣嘗喟然曰吾志雖不怠然不能爲難兼出色而春峯之秀則自若也居士之稱吾實愧於是其婿錢川程君瑜思無以爲初度慶為遍諸縉紳之詩以頌之而請予為之序予惟紫陽不過尋常一山耳得夫子而名遂顯于天下後世然峯一紫陽也居士有學有行不違乎夫子之教如此矧耳目之聰明未衰進爲之精力尚銳大器晚成可數日待春峯而得居士其將不猶紫陽之得夫子乎諸縉紳之吟咏各有佳句予多略峯之勝乎其璽而竊乎其氣欲名士之合乎其小而進乎其大故擬紫陽夫

子爲之標準不識君士以爲何如君士名汝榮字君錫予之族祖也其詳說予弟孝民所爲傳云

重刊玉機微義序

欽督福建市舶中貴曹郡劉公弘濟重刊劉宗厚所著玉機微義書成方伯古絳陶公廷信嘉禾常公汝仁實有以相之謂舜民當紀其緣惟醫書以內經爲至嗣後名家著書不一至國初徐彥純醫學折衷而診證方例始備然門類尚有缺者此是書所以作也內經謂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藏之藏府每旦讀之名曰玉機此是書所以名也刊本在陝右傳之四方非仕路及通都大邑有力者不得入閩又僻處東南且瀕於海人之氣候不齊誠得一覽或救起死之功此是書所以重刊也夫醫仁術是書尊主內經所載尤切要明白若於我

太祖皇帝平定天下之後刊於我
英宗皇帝熙隆治道之餘令又重刊於我
皇上居正改元之初其所以裨
聖化而躋斯世於仁壽之域者不爲無小補矣劉公文雅仁厚
入侍迨今四十餘年濟人利物恒汲汲如不及即此一事其用
心可見陶常二公俱人傑等階殊績可數目而盡其可見者又
不在此也學鑒君子當自知之正德丙寅三月日序

三錫詩序

鎮守福建太監鄧公彥高引年乞致政適
皇上踐祚之初優詔勉留特有清謹老成素著聲譽八字之褒
朝野翕然莫不以
皇上知人爲盛以公受知爲榮以閩土得公保釐爲幸易之師

所諸王三錫命懷爵邪也者見於今日矣公之得此豈偶然哉材而斂廉而靜忠而勤嚴而恕料敵慕張良以上治兵慕諸葛亮以上力政慕陶侃以上至於論文慕先秦兩漢以上崇冠冕之風絕貂璫之習動以古道自律而未始一毫少變者公之性然也矧自髫年入侍氣節已岋然不可及既而受襟事不苟皆有可法者比督理饒州窑場清譽益著尚是擢鎮江西以迄于今位日尊心日下年日高守日堅勳望日隆德之在人日久

簡在

帝心也日深每奉

詔處分大財賦鞫大獄訟平大冦盗報上輙稱

旨璽書衮服之獎勞也日有加而無已師貞丈人之吉公誠足以當之其得此也宜夫中官之制本於周禮今之人姑置勿論

在昔若張承業者可謂偉矣顧其時與事有不可爲後法者其他若寺人披之君命無二史游之勤心納忠良賀之清儉退厚呂強之清忠奉公劉貞亮之忠強識義理馬存亮之功高一時嚴遵美之退隱壽考其賢可稱如公者不數人然當時世主或置之散地而不能究其用或雖用之而不能深知其賢爲可用甚或間於群小而不能保其終爲其視遭際

寵用而又深知其賢如今日

皇上之於公者古今僅一見爾將萬邦是懷豈獨八閩之幸哉三司群僚各用八字爲韻成詩八首以頌舜民自江西來荷公擬愛亦至者謹輯其詩爲一冊而隸三錫二字于其前蓋非師之丈人不足以擬公之賢也公之先本青齊世家今爲慶遠宦族云正德丙寅歲二月之吉某序

徽省迎養慶壽圖詩序

弘治乙丑春二月二十有一日福建右布政使嘉禾常公麟母馬太宜人八十誕辰也公繪圖徵文寄其仲鄉進士龍仰奉以侑觴而望雲之情旦夕靡已其冬千里戒舟迎就祿養未及城一舍公親導板輿以入太宜人珠冠峨然精神雅健公錦衣犀帶左右祇承士民觀者夾道罔不咨嗟嘆羨以為榮舜民偕諸僚友詣邸第問候覩其圖僭補一律以繼群玉明年誕辰三司僚友各捧觴帨拜堂下太宜人雍容抑讓成禮而退公設宴張樂以樂賓太宜人傳命勸飲簷外雙松亭亭脩竹交翠風日和而花卉茂景與人稱衆賓樂甚藩士安所謂壽觴舉慈顏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者公有之矣酒正酣有累觴于公者曰孰不有母又孰不欲其母之壽且榮也太宜人兩階

封號令益康寧人子之願遂矣公嘗飲此宋羅長康守零陵作
戲綵堂公退養其親人至今稱之公方岳極品非守郡比堂亦
邃嚴不必作而孝心則一可謂景行先哲矣公之先唐尚書左
僕[illegible]家爲福建觀察使教閩人閩人始知進學閩人祀之學宮公今
躬行孝道以率閩人可謂克繩祖武者矣公嘗再飲此舜民復
推其本而祝之曰嘗聞之莊靜堅定遇事變不輕動而得坤道
之正者此宜人所以壽也山川孕秀太宜人偕公尊甫贈兵部
員外郎竹軒先生積慶深學此公伯仲今日所以貴也昔張文
定爲相母晉國太夫人八十餘宋太宗手詔褒其福壽之多今
而後太宜人將躋耄而期公才行兼粹出流輩遂甚將陟內臺
進六卿都三公祿養日盛老吾老以及閩人之老又以及天下
之老使德業與文定相埒則

恩賜之榮亦與瀛圖相侔矣於是衆各酬酢一巨觥又各賦一
詩而罷既數日左布政使古絳陶公廷信遂爲之圖錄其詩于
下而俾鉉氏述其梗槩如右云正德丙寅春三月朔旦序

送左方伯陶公更任山東序

福建左方伯絳州陶公廷信初發山西解爲多士第一登進士
第主刑部事遷副郎看詳十三司斷案爲部爲第一既而擢陝
西僉憲歷憲副及福建憲使巡撫薦使交薦之爲方面第一弘
治甲子遷浙江右方伯乙丑遷今官人不以爲速而言路疏天
下方面府正之賢者爲于
朝公又第一頃者諸巡撫大臣缺銓曹四以公稟皆未遇居無
何更調山東之
命遂下山東密邇京圻非萬里福建比公撫膺欣然促裝將行

閩人謀曰公方福我使遷秩而去孰敢議地有遠近民一也顧
敘此以厚彼何邪其秀而有文者解之曰公名士簡在
帝心久矣是行蓋大用之基也昔蕭望之自平原徵爲少府宣
帝察其材任宰相欲詳試之復以爲左馮翊公今日是已早晚
位卿輔長所編以康濟天下豈閩人獨受其福也哉公閩之冥
而不答爲民則曰此亦公論也但未識公之心爾公學博而邃
器宏而達守靜而廉政簡而嚴平居不求赫赫其名而方寸中
自有一定之見雖遇事變不少渝誠所謂第一流人物也惟知
奉公守正而已其於遲速也奚較若望之[illegible]左馮翊之命則移
病開試之一言則視事公豈有是哉然今而北邊多事關中大
侵宜餉之供億其勞必及山東而山東[illegible][illegible]之餘溢之[illegible]得
其人

聖天子用公之意未必不以此公宜勗之成化初有自儀曹出爲陜西少叅以厚德稱者公之先大夫也弘治初有自工曹出爲長蘆轉運使以才識稱者公之伯氏也暨公俱以科甲起身而公勲名益駸駸向盛且有令子雅亦國器他日所成未可量絳居兩河間風氣完聚自昔以來人才不乏若公家者又爲名門第一矣關西楊氏四世太尉七世有名德本於清白所傳公尤宜勗之三司僚友難於爲别右方伯嘉禾常公汝仁方奉命代公覲纂謂顔回季路之别以贈處相期郭汾陽李臨淮之别以忠義相勉祖餞之際不可無言也舜民因書此以覲其後

正德丙寅夏四月朔後二日序

賀方伯常公榮遷序

嘉禾常公汝仁爲福建右布政使時迎其母馬太宜人就養二

司僚友需予文以爲壽居無何今廵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古絳陶公琰以福建左布政使改山東詔擢公代之闔人安公德政不勞借寇之請而大遂所望太宜人安享高堂不勞板輿東西而坐見顯榮豈惟人慶公哉公亦自慶也陶公未行復率群僚需文以賀夫忠與孝人道之大者忠臣孝子之心無窮能得乎天以遂其無窮之心則有數存焉非人所能必也公竭力爲子而有此壽毋盡心爲臣而荷此寵恩所以得乎天者可謂厚矣始公以成化辛丑進士起家授兵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在部凡十有三年遷務讃陞公一以勤謹和緩歷之故事事有序而不擾暇則栽植花木卷舒經史以適性情兵柄所在人或有饋遺者率密封從容謝而却之不記其人姓名亦不矜之于人今大宰鈞陽馬公時爲大司馬

知公卿輔之器也每薦之吏部亟欲大用而公竟淡然不以介
念以是益爲時論所歸既而擢河南右叅政奉
璽書撫民公益自卓立抑强暴扶善良無所顧忌民用安之甫
五載有福建之擢及今未二載遂褎然獨當一面之寄蓋天下
公舉與公之所以得乎天者然也是誠不可以不賀乎昔叅公
同　朝玆辱與處者餘半載每見公端整自如不輕言笑舉動
而方寸中確有一定之見隨感而發亦未始不得其宜至於奉
上接下行已蒞政莫不皆亦是公之學有得於靜者獨多庶幾
以道養心者也能忠能孝率本乎此豈尋常所可及哉昔嚴延
年之治動而卒以敗黃次公之治靜而卒以相此靜與不靜得
天與不得天之明驗也如公者但守之有恒將來之業遠到之
福又豈尋常所可及哉左布政使外官之高品内補之近階也

姑書此以爲他日賀正德丙寅端陽日序

送廣東右布政使劉公序

安成雪崖劉公子賢以福建左叅政遷廣東右布政使戒行有日三司僚友故事有贈言左布政使嘉禾常公汝仁謂舜民知公頗久不宜自默惟安成人才淵藪如公者可謂安成之全才矣天之生才不一其見用於世也亦不一故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而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黃霸守潁川咸稱神明而爲相則聲名損於治郡求其體備而用周無所處而不可者豈易得哉舜民少慕安成春秋之學聞其先大夫秋官公所得尤邃弗獲及其門比公舉于鄉舜民方備員行人亦弗獲一見以叩其家傳之懿然其穎異俊偉淹貫博洽之譽蓋已填吾耳而厭吾心矣既而公第進士爲兵科給事中舜民以御史謫滇南起爲江

西僉事始獲一會以憤風厲誠心正道碩見表裏正言讜論慷
息左右非胸中有本者不能也及公歷選吏禮刑三科左右都
給事中舜民在外今日聞公論儒先祀典選將出師者幾事論
儲蓄兵糧造解軍器者幾事論時政得失當革當行者幾事明
日聞公奏免重刑幾人奏釋
繫獄者幾人奏罷貪暴不法者幾人又聞公伏
闕連疏以寢成事者一面奏取
旨以上大辟者二凡此皆言官能事天下之人莫不引領翹首
以仰風裁弘治辛酉冬拜福建之
命四載于茲矣每行部所至薙芟以宣
聖化恤民隱爲事懲奸吏之罔下也凡造籍冊編徭役定税則
免逋租必歷歷榜示俾其詐無所售皆提調鄉試數省冗費又

嘗督軍征白水洞寇擒元兇散脅從患平而人不擾故巡按御史饒公上疏有紀律嚴明謀畫精深之稱至於會審獄囚枉者正之詘者信之囹圄不當其情凡與從至止父老必爭謁致謝懇焉舜民來與公再晤者餘半載蓋身親見之矣孟子曰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公兩得之矣謂非安成之全才可乎

昔人有言官怠於宦成又言盛名之下難居今閩廣撫按而布政尊官與參政不伴禮上之日廣人將曰是非遺直在六科者邪是非遺愛在八閩者邪吾屬將有所賴矣若爾公安得不惕然思悚然懼求所以濟之之道哉以公全才他日陟臺省位台輔無不宜者舜民不惟知公且有同然雅故竊取韓昌黎之義不以須而以規云正德丙寅五月端陽後二日序

送參將饒君之任序

國之大事在戎而將者三軍之司命也我

國家承平日久安不忘危凡天下重鎮邊塞皆設總兵統領之

而於其要害近地又設副參以分守焉惟清浪等處設參將一

當一面之寄且協守貴州其任尤重邇者員缺大司馬以福建

都指揮僉事張君世英薦

命既下朝野僉謂得人蓋君之先為三河故家世繇武功累擢

金吾右衛指揮使至君又以功自奮武而能文剛而能和善謀

而能斷御士卒嚴而能容且能拊恩以得衆情而尤長於料敵

可謂說禮樂而敦詩書者矣其在福建也手握兵符凡十餘載

戎機整肅僚屬歸心濱海頑民時有小警鎮巡亟以便宜發兵

以平定之中間籌畫調遣君之力居多故觀風之使特有薦剡

今而膺此重任豈非駕輕車就熟路邪雖然清浪右控荆蠻左

後都勻誠雲貴川廣之衿喉也予昔以御史巡滇蒙化後又起副滇臬嘗兩過其地覩山之險夷情之詐吏戍之卒之勞取得其道則上下相安內外無虞否則其害立見孫武子論將曰智曰信曰仁曰勇曰嚴君知之非今日矣但率由是道不自滿假進而總兵又進而封侯大拜無難矣若何消沮之足慮何黎將協守之足榮哉昔田單有功於齊既而攻狄使非魯仲連責金橫帶騁乎淄澠之戒其成蘊未可知也予將僭仲連而君賞出田單之右因三司僚友以贈言見屬姑書此為他日剖目之徵云正德丙寅五月望序

送鎮守福建鄧公還京序

內相鄧公自江右移鎮福建十載矣所以保釐在福建者無有不盡其心凡福建之人與物以至山川鳥獸草木亦無有不沐

其係釐之庥者今秋
朝廷有取回別用之命公即欣然促裝行且上疏乞閒福建之
人爭欲請留以有
成命而代公者又將至乃中止有爲不平之鳴者曰福建負山
瀕海時有小警公清德重望久播天下
皇上即位之初宜用老成以靖遐方不宜奪之使去若置之腹
心密勿之地固天下之共幸或用非所用則吾民失望矣又有
和之者曰公耆德舊臣當竭力從事以終厥職昔嘗屢乞致政
亦既荷
先帝及
皇上之知褒諭再三而不允矣今奉
命不當復有乞閒之請若如所願則吾民重失望矣臨發數日

無老無少填門委巷莫不吁嗟涕泣若將別其親戚者公初自提督饒州窰場擢鎮江西饒亦屬郡也饒人尚不能舍及其去江西江西之人遮留之不可得顧之有司疏凡十餘上雖終不可得留猶懷慕不已今去福建人心戀戀與江西何異夫古循吏之去任其民不忍往往有一年之借去後之思以其職親民也公今為貴臣而乃得乎人心如此其故何哉亦惟剛方之行仁厚之心廉潔之操憂勤之念上不忘

國恩而上有所賴下不忘民事而下無所擾戰戰兢兢未始一日或怠所謂薑桂之性老而彌篤者是已此其德之感人所以深也彼前二說者未必不出乎人心之公論然公今日德已建名已立至於富貴權勢直視為浮雲芻狗耳初何容心於去留也哉門則

朝廷之福天下之福開則公身之福而已其如
朝廷何其如天下何公必有灼見於是矣
命下之日等其輕重而處之可也三司僚屬感公之德尤有甚
於福建之人者因繪圖賦詩以爲行贈俾民爲之引其端云正
德丙寅中秋日

送許黃門使安南詩序

安南國嗣王乞封
詔遣使者以工科左給事中三山許君啓衷爲之介錫之龍衣
金帶以行君母太孺人在堂順道歸省鄉邦榮之未幾星軺載
發福建三司諸君子各賦詩爲贈而退余爲之序竊惟君天下
士也弘治癸丑君登第改翰林庶吉士余始聞君名比君爲吏
科給事中歷遷前秩邸報傳君疏上無虛月皆關時大政翩翩

仁義之談發于冊悃上以感動
孝宗皇帝之聽多見諸行兩沐
恩旨有深切時弊切中時弊之衷下以肅百僚慰海內蒼生重
望此君之立言庶幾矣君嘗兩奉
璽書奬勘京邊將佐失機及二十四御馬房積弊處分俱稱
旨而馬房芻料歲省銀計三十餘萬兩比
孝宗皇帝大行山陵議未定君抗疏極言
今上卽以爲君偕內外重臣攜術者相視果得吉地沐銀鏹綵
幣之
賜此君之立功庶幾矣余自去秋來福建又聞君平昔居家極
孝友處鄉曲極謙孚自入仕路每寓書諸弟必拳拳以驕恣是
戒以檢飭行誼深望此君之立德庶幾矣君爲人如此而學問

該博尤長於詩文[illegible]豈不填寃情而事
國體也耶若安南古南交之地自秦漢來全內屬我
太祖高皇帝因陳氏李先歸附始賜國王印至我
太宗文皇帝爲黎氏亂逆則討而得之又求立陳氏不得而郡
邑其地設三司以統之此莫大之恩也我
宣宗章皇帝時黎氏攻沒郡邑[illegible]則因其悔禍聽命而復立陳
氏以示興滅繼絕之仁繼則因其[illegible]請罪而姑與之以全一
方生靈之命此莫大之德也[illegible]黎氏一門安享爵土八十餘年
在我
列聖天覆地載之中日照月臨之下使命之至又豈不思感激
而報效長也耶忍若[illegible]宣布
朝廷威德崇大節督綱故辭受進退不愆于度使遠夷知中國

有人而永消變詐之念使
聖天子如守在四夷而永無南顧之憂則所謂立德立功立言
者又莫大於此矣況君春秋方盛他日所成猶有未可量者乎
諸君子詩意亦未必不如此君其懋之正德丙寅八月二十日

松桂圖詩序

昔楊次公繪老子出關圖壽錢穆父其用意也可謂善矣後世
效之繪圖慶壽者衆吾徽之人好用青華艷往往取名八仙慶
壽及王母蟠桃之類雖足美觀識者或不尚焉歙信行方君之
尊今年七月壽躋六十其婿上里殷君學皐繪松桂圖以慶乃
以上舍君時尚馳書告予曰方君孝友人也好交游士大夫樂
而能施名重鄉里晚得一子尤穎秀不凡吾姪立圖之意松以
壽其父而桂以期其子也幸文以揄揚之余惟松之爲松堅緻

貞節歲寒後凋視人之壽者擬之故天保之章有取焉柽之爲柱罅窟天香風霜獨秀稱人之子者擬之故燕山之寳得名焉人誰無婦翁人誰不慶其壽也今殷君之圖脫去俗好語又以及子其用意不亦善乎人生百歲爲期六十曰下壽寔壽之始也方君之受慶不爲過矣然壽必本於德使老而無聞則樗櫟之壽何所用哉方君益修其德由此而躋中壽上壽以同天陵偃蓋之松益訓其子由此而駸駸成立以追桂林一枝之美則偉矣不然亦何貴於斯圖也邪視頌者翁婿之情規勉者朋友之義也諸君子之詩或以頌或以規莫不各極其妙方君其勗之正德丙寅冬十二月吉

彭郡守生祠遺愛堂詩序

金城半菴彭先生濟物守新安幾三載丧二親奉柩去幾五載

令又改眞定矣新安士民思之日深一日於是合志籲于郡請生祠先生遺愛堂今守廣右何公子啟韙之乃以是月望作先生生主立堂中禮奠畢郡內無老穉男婦聞之皆喜躍有文者競為詩歌以頌歲貢吳生邦琢裒為一卷適舜民過郡屬序之夫遺愛堂者即郡庠朱文公祠東廡以祀郡之名宦歲遇文公忌日分獻致敬者也禮義相先之地大賢祭享之所非真有遺愛者不得入士民於先生豈率然有此舉哉蓋先生器淵茂而才雄建學設博而行端紀忠勤孝友之譽久播中外其為郡也嚴于責吏而厚于愛民刑于豪猾而惠于良善重綱常獎節義嘗毀淫祠葺漁梁築良堨崇旌善亭厚養濟院新先刺史墓廟表己郡守生祠又嘗修志書以續百年墜典其於學校尤加之意創號舍給燈油於貧而嗜學者月加米五斗存之六邑莫不

皆然其費一取之傳繼之入故民不知擬其他善政尤不可繼數憂去之日九賜賻償贐悉不受士民憂其去愛挽舟悲號欲留之不可得而其遺愛之在士民也深矣安得不思而生祠之也哉古之君子若卓魯遺愛在一邑者也若龔黃遺愛在一郡者也若子産遺愛在一國者也若房杜遺愛在天下者也若伊傅周召遺愛不獨在天下而又在萬世者也先生春秋方富已跨卓魯而等龔黃他日當一面陟台輔又將跨子産而等房杜駸駸乎伊傅周召可卜矣是則今日遺愛堂之生祠不過為之兆也詩歌皆善形容舜民姑序之以俟太史氏之筆正德丙寅冬十有二月下旬

南山慶壽詩文序

南山歙巖鎮方處士存義之號也其先為其邑聯墅人遷巖鎮

者四世矣至處士而家益振蓋處士之生其氣充其質厚其存心以仁愛為主其接人以禮讓為先其臨財以義之可否為取予而加之以勤儉焉惟天實默相之所以其富也有道其壽也有本初營什一之方于于湖晚倦于勤而養恬于家俾諸子祥禎輩互往以紹其業諸子皆賢孫曾滿前百福咸萃而耳目之聰明筋力之強從誠可以百歲為期也方其六十七十時姻黨競請名筆為文若詩以慶之為軸不一祥乃繕一冊集錄之以傳禎詣余求序余展冊三四過見諸作有述處士之世澤者有頌處士之德行者有稱處士之子孫者有羨處士之貲業者有羨處士之福壽於已然者有禱處士之福壽於無窮者大段皆善於祝頌豈惟處士足以當之抑子子孫孫則而象之能修處士之德行大處士之貲業亦各有處士之子孫承處士之世澤

而享處士之福壽則人又將以慶處士者慶處士之子若孫矣斯冊之繇不有益乎處士名宗安詩云如南山之壽處士之號非虛號也余故爲隸南山二字而序之如右云正德丁卯四月下旬

陟岵詩序

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岵說文以爲山有草木爾雅以爲山多草木其義同是詩之作乃孝子行役思其父母而此則思其父也夫行役去親日遠不過定省曠音問疎而已顧乃瞻望之如此況於其父之長逝若其情又何如邪正德丙寅秋予姻家休寧隆阜戴處士廷德以疾卒其子珖瑺居喪致其哀戚明年夏繇一冊請余隸陟岵二字以寓瞻望意搢紳士聞之若多爲詩歌以發其憤痛之私其兄弟每一展覽未嘗不三復流涕僉

乃苦于陟屺者感而惘之故又爲之言焉昔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夫親喪所以自致者有情焉所謂戚也有文焉所謂易也雖風俗日漓人心不古世豈無存于哉但情之自致者常什一文之自致者常什九此聖人所以有與易寧戚之嘆若珠珞者情文亦兼備矣然所陟乎岵以瞻望者處士之音容耳今而後奉母也必得其懽心凡弟之嗣與也必篤友于之情處宗族處鄉黨也必敦和睦之好以至耕[illegible]行義必勤必儉以大其業皆處士之心也苟能体處士之心[illegible]所以瞻望其音容者不見亦見矣不然豈曰陟之難[illegible]乎岵而不離與詰也諸詩歟亦有能道此意者尚其勖之[illegible]

丁卯夏五月朔序

是月二十日郡城南山有虎爲害太守莘庵彭先生默禱于神武大驛之既三日虎猶伏林莽若待罪然者又明日莘庵過余滎陽留舘坐不移時民衆譟躍虎遽就擒夫虎雖猛獸多有能擒之者在匹夫乃細故在太守則所關者大矣古今人談異而忽常故弘農之虎負子渡河則記之鄴之虎銜符蹲伏約日自斃則頌之不其之虎噬人者死不噬人者縱則歌之而不知虎非仁獸事之出於偶然者不可常也不可常則非聖人之道矣周公之於虎未聞其化之使渡河約之使自斃訊之噬人之罪使之一死而一縱也亦曰驅而遠之耳驅不以刃則以梃使驅之而不去則周公必殺之矣此道之可常者也古今惟孟軻氏能知周公之功未聞再有記之頌之歌之者非談異忽常之過與虎既斃田里帖然莘庵不自以爲功縉紳士競爲詩以獻而俾

余爲之引雖然辛庵之政綜期月闢其端抑豪猾袪侈俗化貪暴凢人中之虎就擒者多功亦愽矣其於擒虎末節也識者當自求之弘治辛酉七月望

竹坡書屋卷引

余宗休寧西門克成君持一卷詣余展而覽之首爲竹坡書舍四隸字次空之將以爲圖又次爲宗友令順天府通判進之[illegible]竹坡書屋記又次爲諸縉紳之詩而終爲吾弟生民之後記焉屋即舍皆一時命筆所致非故異也詩語約而遠記語詳而盡皆爲竹坡書屋發余亦草草一絶塞責君復指記前之空以[illegible]以表之夫君居市壥寸金之地有竹十箇足矣矧有竹坡乎能容書櫃足矣矧有書屋乎有竹則清而不俗有書則文而不鄙日留心其中足以供嘯咏而適性情足以開聰明而識義理僕

游先生之齋民可及矣又奚是卷之足取哉雖然竹有時而缺彼有時而平書有時而蠹屋有時而傾若是卷獨存于子孫孫或寶玩而紹述之則缺者富平者突蠹者完傾者立百世一日可也余故不辭而贅為之引正德丁卯夏四月望

記

孝友堂記

畢氏世居休寧之閔川吾浙安著姓也畢君蘭者昆弟八人長懋次即蘭次繁次韶次芷次普次荀次葵甚相愛敬奉其父尚勇公母程氏克共子職芷別名都以麟經遊邑庠餘皆往來江湖間為巨賈歲時來歸怡怡和敘間起君于堂上橋昂而梓儕塤唱而篪和其樂翕翕如也遠近慕之芷與舜民從父兄守貞為婚姻家今年吾兄弟俱□蘭客清源不遠千里來賀既而別去吾兄求孝友堂三字贈□復請縉紳士善鳴者詠歌之謂舜民宜有記於戲孝友在人天性也有二名無二道也未有孝而不友者亦未有友而不孝者斯實富貴福澤之所本也故遂弟誓

毋者鄭莊而終致聖儀失怨之禍順母愛弟諸王祥而卒有門
施行焉之榮理之必然其不然者偶耳然古之人敦其實而獲
其名今之人慕其名而惰其實傳記所載孝友之士無慮千百
數未聞以孝友扁其堂而世之扁孝友者亦無慮千百數求曾
閔之行於萬一何寥寥耶蓋慕其名者天理之萌惰其實者人
欲之蔽也新安富室雖多間有以財故失父子兄弟心吾君家
昆弟雖無割股共被異人之爲而孝友之實充積于內昭著于
人人耳目非一朝夕故貲業之植津津向盛其富猶未艾茳以
涵貫之學視取以名如拾芥其貴又可坐俟若此皆本於孝友
基之也吾兄所以名君家之堂可謂稱情矣夫豈慕名惰實者
可同年語哉雖然輦臨流而顧景嚮越險而抱臍物皆自惜其
美而保之君家昆弟尚慎厥終使孝益至友益篤富貴福澤由

是而益隆則斯名之美可保不然循之過者光必滅實之隱者名必銷無貴乎今日斯堂之扁矣舜民非能文者以孝友吾心同然姑述其略如此若堂之崇卑廣狹必得其制乃富潤屋之常事固無所容吾喙成化辛丑冬十月壬申記

一樂堂記

余姻友休寧范君隆字世用以今年貢上春官內試畢將循例卒業南雍特踵門曰隆得盡心于舉子業而無所憂非有他也賴吾父母在堂吾兄吾弟俱無恙耳每竊以自幸太常少卿汪君文舉因取孟子意書一樂堂三字見貽誠有得夫隆之心者沐先生教愛有日敢靳一言記之余惟人生穹壤間有願欲而不可必得者所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是也宜孟夫子以是為三樂之一然世之人亦往往有得之者而獨為

君子之樂何邪蓋孝友良心賦諸天者雖同世人訹於利欲而失之故流于偕鋤德色取帚誶語而閱墻稔僻者其父母雖善其兄弟雖衆譬之衆路人於一堂休戚恝然何樂之有其視若子之克共子職克厚天倫以樂其樂者不啻燕越之相去也世用爲碩族之彥孝友天至其尊甫景賢翁以積善行義重于鄉母金壼儀尤肅春秋俱七十餘而耳目觔力聰明强健其兄世與世華其弟世贇皆挺挺爲時俊彥方世用游邑庠也時獲歸敘家慶于堂之中樂可知矣今其遠出音問日疎若有不能不戚戚者然得與天下之士同遊以博所學他日發身賢科遂顯揚志使父母及見之曰幸有是子兄者同聲有是弟弟者曰幸有是兄則其樂尤有大於今日者世用其勉之何也於戲世用能樂其樂固由乎已而世用能有其樂則係乎天人之積善樂

窮已天之福善亦無窮已所謂栽者培也世用之子若姪若孫由是繩繩以續孝友之脈而不替則天將副其願欲亦皆得此一樂矣此又余所以勉堂中之後來也若夫推擴孟夫子之意謂仰不愧俯不怍爲二樂得天下英才教育之爲三樂是乃世用修已及人分內事於斯堂義無所繫故不贅成化壬寅夏四月戊午記

思親堂記

生事盡力死事盡思人子事親之始終畢矣余嘗執此以觀世人自非至不仁者當其父母在堂雖或不能盡力以共厥職猶能勉强乎甘旨之進起居之問凡事親常道庶有知焉迨夫父母不存時異情遷求其一念及親者或寡矧有能思之終身不忘者乎此胡君世用思親堂之扁所以度越流輩卓哉仁人孝

子之爲也世用本余宗浯溪之派因其高祖齊可公出後清華劉氏遂從其姓齊可公生元昉以春秋舉于鄉拜獲鹿令元昉公生友文友文公生存誠存誠公生世用兄弟十人世用居其六存誠公既卒六年于茲厥配江氏已先公卽世矣而世用今年始由邑庠貢上春官念二親生成鞠育以有今日而不及見一此其堂所以名諼世用一日爲余言曰吾父幼孤且貧讀書能文章精於地理推所學教於鄉收束脩之入以資伏臘贍吾母相之卒以勤儉致富其性好施與凡鄉閭貧窶者必加恤不吝暑月設義漿給行旅歲以爲常里有不能葬者往往具棺葬之橋梁道路廢壞隨其力所及以捐貲修葺事若此者不一而足訓諸孤尤嚴第愧不克肖不足以紹之故託諸堂名以示不忘吾子幸爲記之無讓噫賢哉世用可謂死事盡思者矣死如

盡思如此則其生事之盡力從可知矣事親如吾世用者豈多見哉雖然思親之義有大於此者禮曰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世用行將捷科名登仕籍凡一言一行一動一静尚思其大以慎其終而後可不然徒名其堂曰思親未見其能思也世用志行過人者必知乎此余姑記之以觀其後成化壬寅夏六月丙午記

韞玉山房記

休寧吳韞中先生未達時以道義文學自高名其藏修所曰韞玉山房蓋取子貢韞匵而藏之意及其既出將請史官蘇公平仲記之以示不忘初志先生即世歷其子泰濟孫孟崇曾孫翀翔玄孫世端世現咸克紹先德遍索諸大夫士或詩歌或序記

或賦或銘或跋璀璨相繼益以撥大其義今年世端君手錄一帙致書東京師復以記屬余余聞之子貢設美玉之問以聖人有道不仕而探其意也然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惟合夫道之中而已韞而藏則太過而不免於潔身亂倫求善賈而沽則不及而不免於徇利忘義二者均不得為中道欲其得中必如聖人之言待賈沽之可也先生小學聖人者山房之扁矣獨惜此而甘冒過中之名邪噫此正先生所以善學聖人也夫用行舍藏從於中道而無過不及者唯聖人能然韞而藏者雖曰過中猶不失於自守求賈而沽則其流將至於失性命之情以饕富貴矣余觀先生初扁是名蓋有若將終身之意及一旦范尹

薦之

詢且迫用之則又惕然而起將以征之仕不失於聖人之中道乎

無他惟其能自守而韞之此其所以能待價也此其所以爲聖人也余又聞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而先生之子若孫克承先生之澤引而伸之俾先生之名歷五世而益彰雖未有得賈而沽者然皆能守先生之所守亦不愧爲先生後人矣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未嘗不篤於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夫能篤於斯而未宣其用此時之不遇而待賈不至者也君子亦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焉耳以文中子之賢而乃有難行之嘆豈與抱璞而刖而泣者等故不召而至長安干二策之獻識者譏之其視先生之子若孫世韞是玉於山房中篤於斯而不求宣其用者有間矣余故賢先生之世類而樂爲之記云成化壬寅秋八月庚子記

詩家物色記

何容湯生與之秋于余其資性穎敏過人雅好聚書畫今年秋
業將歸省擬盡一冊請余求記余展而覽之作者非一手流者
峙者飛者潛者動者植者非一類其象殊過真盡皆一時名筆
也又得諸名公分詠于上方而目其端曰詩家物色噫生之用
心如此亦既勤矣抑余聞之學之道先德行而後文藝文藝云
者誦詩讀書習夫五禮六樂六射六御六書九數之藝是已畫
初不與也然自史皇作之周禮載之而章服之有制車輅之華
威旗旐之繪兆凡所以粉飾治具者亦不能舍之而不用焉易
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
象然則象也者其畫之權輿與余性僻不甚好畫非不好
抑世之畫者往往掉弄筆端摹寫萬狀而實則不經雜粹精神
以玩之而無所益不足好耳今湯生之於畫以詩家物色目之

是生之用心非徒勤也其亦庶幾古人書詩圖孝經豳雅像論語及春秋之遺意與余於生有一日之長且與其兄監察御史用之君曾同官于行人司辱愛獨厚故不敢以無文辭而記之如此若欲一一按冊而評之人物之工孰與於吳道子山水之工孰與於鄭虔郭熙花木翎毛之工孰與於黃筌崔白牛馬之工孰與於戴嵩韓幹松竹水石之工孰與於畢宏韋偃王宰文與可生將載舟南行揭牌舟中如米元章之為則必有識者援生之舟而同語相與商確次第之矣非余之所能識也生名銘字秉之年富而學充視取其兄之名位蓋易易云成化壬寅秋八月壬戌記

張處士夫婦遷墓記

吾民嘗讀朱夫子自撰韋齋先生遷墓記矣感之而慨嘆者數

日何哉薤藏也謂一藏而不可復出故遷葬非古也乃孝子之
不幸也於心必有所不忍不得已焉耳魄降矣而遺體尚存魂
升矣而一脈斯續彼安則此安自然之理也何疑之有吾朱夫
子續道學之宗者闕里夫豈不熟使西塔山地不卑濕而足安
其親則寂徙山之欧卜吾知其必不安慕富貴遺蔭而故爲是
父古之舉矣後世改卜者比比豈真不忍其親之不安哉迹附
朱子而心非朱子於將謂貧富賤貴壽夭之數不定于天命哉
將墓中枯骨有以轉移之耶吁可怪哉此朱夫子之事所以重
繫舜民之慨嘆也鄉進士張君一之葬其父廷器處士母胡孺
人邑之餘慶橋者幾十紀矣慮其土之不厚水之不深非久計
也卜將以今年七月廿有九日遷于邑之胡塢而合祔焉於戲
一之生吾朱夫子之里而天資特與學其道於數百年後亦深

于理者況用其緒餘領爲郡有日茲將捷禮闈對
大廷躋位顯融推其道以齊整天下風俗觀瑩之未善其何忍
于心而不爲朱夫子之所爲乎然世俗僧見往往雷同不訥之
曰一之鄙此以求蔭則幸之曰一之自此得所蔭矣夫大廷器處
士之存也學術在厥躬孝友在家庭懿德善行在鄉黨模範之
端嚴文章之壯麗在學者而胡孺人勤儉慈順又卓卓爲良內
助齊民自稀年聞之而企其伉儷之賢至于今弗能已已則其
所以蔭乎一之者莫有紀極孰謂一之之明達不於二親所蔭
之大者是賴而反恃其小邪孝子仁人之用心不若是也然則
今日之事必有所不忍者存乎其中矣齊民於一之爲晚進辱
箴愛非一朝一夕深知一之之用心者故爲記其事以諗夫不
知者云成化甲辰春二月丙子記

登源八景記

曰龍峰晴雲曰金山晓霧曰鼎崖春雨曰綠沼秋波曰隱張層巖曰富陵疊嶂曰清溪沙鳥曰墅塢松風此登源八景也登源不特爲績溪勝地舉新安六邑亦未之或過吾顯祖唐越國公宅之其遺址至于今存焉厥後子孫蕃且碩卜居[illegible]六邑視他姓什居其九可謂盛矣而遺蔭所起實在于登源登源之名著新安良以越國之故不以八景也八景之著[illegible]宗人祐清叟之所名耳叟自越國以來世爲登源人[illegible]任訓科其父友賢翁壽九十有二尚無恙朝廷錫冠服以榮之若翁者誠不易得也其子溥以己卯鄉薦守薊州大有政聲聖天子特旌其賢詔封叟如其官溥以戊戌進士宰玉山名與

溥齋擢内補可指日待其孫度亦領癸卯鄉薦其諸孫暨諸曾孫雖在幼穉而挺挺競秀夐出儕輩登源山水秀鍾於人者如此其景勝蓋可徵矣叟今年七十仰而事俯而育凡富貴福壽人所不可必得者兼有之暇則烏紗筇杖徜徉山水間其於八景非但修其名也又各爲詩詠之而序諸首簡顔以瀟湘八景柳子八愚爲言夫瀟湘八景名狀雖因乎固有無所矯飾然人人可得而樂之柳子八愚則身居其一而曰溝曰池曰亭曰島又皆人力所爲非郭景純所謂地自然生者是則登源之八景其大觀彷彿乎瀟湘而其獨得之樂又同符於柳子矣矧源洄而上至于越國溯游而下至不可世計祖祖孫孫一脉相續鍾靈毓秀生聚起居皆不外是八景之中而千古一日又豈瀟湘柳子之事可同年而語邪今夏溥奏最銓曹擢其詩與序示余

氏俾為之記舜氏祠爲越國後雖平生足跡未嘗及登源而心在登源久矣又不啻韓昌黎之於滕王閣也姑記其略如此或他日得告歸省尚當從叟一遊以續八景之詠云成化甲辰秋八月戊午記

主靜軒記

邑之慶源詹氏有處士坤正甫者味道君子也以主靜扁其軒厥子鑾馳書求記於余於戲名軒之義大矣昔濂溪周子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晦庵朱子從而釋之曰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又曰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噫周子之言所以發前聖未發之蘊朱子之言又所以盡周子未盡之妙也嗟今

生朱子之鄉而慕周子之訓匪特潛諸心而又揭扁以示不忘非味道君子何以及此雖然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者聖人事也中庸所謂修道之教是已未至乎此者不得不假修爲之力故周子又曰君子修之吉而朱子亦曰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以是言之聖人之主靜自然無欲也學者之主靜寡其欲而求至於無也余爲處士通家未達時嘗教其門甚得其爲人之實矣言簡而肅貌恬而恭接人不苟而慈祥作事不妄而果敢其於主靜之道雖天資暗合而學問之功亦不可誣然則處士其君子之趨而聖人之徒與軒之名可謂稱情者矣抑嘗泛觀天地間事事物物靜則厚重動則輕揚靜則保其終而常勝動則銳於始而易弊此必然之理山唯靜故騫崩之患少水唯動故消長之變多

磐石唯靜所以固風葉唯動所以凋是靜者壽而動者夭也聲靜氣肅君子之容目動言肆詐者之狀是靜者德而動者賊也宓賤任人彈琴而治巫馬任力戴星出入是靜者逸而動者勞也黃次公之治靜而卒以相嚴延年之治動而卒以誅是靜者吉而動者凶也君子非不動主於靜而後動所謂待時而動相時而動則壽不夭德不賊逸不勞吉不凶矣此周子所未及而理不相悖可以類而推者處士名軒之意亦未必不如此也若夫軒之制余雖未及見然處士富者富能潤屋其崇庳中度可知已成化丁未歲端陽日記

溪山行樂記

宗從祖行梅軒翁名梅清守拙質讀書隱處不榮仕進精於堪輿家術因放浪山水間以適其志四方文士慕之多賦溪山行

樂詩以贈褒積成卷今年舜民以監察御史謫官蒙化順道歸翁構以見示且屬爲之記於戲翁隱者也得溪山之樂固宜舜民忝有祿位于時與翁雖不相似然而起江南抵幽燕之遠又嘗以

王命北走孤竹東走齊魯西走張掖中間涉歷趙魏周秦之墟凡名山大川靡不遍經周覽景之接于目趣之會于心所以開恢壓襟而雄其氣者亦不少第

王事勤勞星軺絡繹不克留連周旋以樂其樂耳今翁生逢治世身無職務之繁而吾新安又稱大好山水挾術所至主者導之儐僕從之或載酒或攜琴竹杖芒鞋隨所遠近麋鹿之與群魚蝦之與侶披清風眺皓月登高臨深以寄其幽懷妙思而所謂牛眠龍耳者可指顧而得興至則採美釣鮮以與漁樵爭

席盤旋徜徉是非不入其耳憂樂不集其心毀譽不過其口刑賞不加其躬熙熙焉其爲樂無有窮已其視胥壞間物豈復有可動其中者哉由是言之溪山大觀之趣舜民與翁較同至於翁所獨得之樂則有非舜民所能與矣雖然一出一處不越乎山林市朝二途其出也非爲通求行吾道而已其處也非爲高求適吾樂而已出而不行其道處而不適其樂皆無足取也若翁者可謂處而適其樂者矣舜民之志亦非苟祿者他日少能效績于時倘得告以歸則當振衣乎高岡濯足乎長流與翁同結溪山之社以分此樂不識翁之意何如也敢姑記之以俟成化丁未夏六月望日記

慈訓堂記

慈訓堂三字太常少卿汪君文舉在符臺時所書族叔祖令洧

州衛經歷景元公爲族兄錢所禰也先是族伯以和公不幸早世易簀時方九歲妣氏鎮亦未笄所以鞠育顧復之者伯母奎二宜人之力宜人性溫純端謹湔源江公友函女也寡居之年甫二十有二此節一立金石不移雖錢一子而孤訓之未始不以法度事諸父必訓之悌處家庭宗族必訓之睦就外傅事詩書必訓之勤夜歸讀燈下必萃鎮績其旁以督之若飲食若服御必訓之節以儉及其出而交際必訓之以親賢人田園所收伏臘所費必訓之量入以爲出有餘必訓之推以周貧恤之或有小過立庭下勵色以臨之不少貸須悔謝克承所訓度可改乃已蓋不以姑息爲愛其於鎮亦如之爲鎮擇婿爲錢擇婦皆名門女家男室罔不攸宜而錢學行之懿尤爲遠近所稱道錢子涇頭角亦巍然宜人之功於是乎大矣此景元公所以從而

扁其堂也雖扁之未及有記成化辛丑冬宜人遂以疾弗作得年五十有六錢君罷蠱哀既克襄事而堂燬顧此三字者乃煒然獨存豈宜人之靈不昧而神物所護與錢君感傷益至以今年新其堂命舜民記之於戲古慈母之養子自胎生至于有知其教尚矣後世以愛易教丈夫慈而敗子者比比况於母氏乎哉中閨稟貞静之資號稱聖善者傳記所載亦不無其人品而論之秤錘投足杖碎金魚似少暴矣其與有過而笞者均之爲嚴不受魚鮓不受鮒鮓似欠顧教矣其與戒諭從宦消息者均之爲慮截髮易酒曲遇遽膺聽與客語然後設饌意不同而所同者倜儻願與李杜以齊名對使伏劒以全節迹不同而所同者慷慨斷機勉學荀金易書其籌慮不相彼此爲京兆喜其平反爲參軍戒以仁恕其存心不相上下凡類此者雖其慈所以施

訓惟其能訓所以爲慈要之又不如幼教遂長教詩書與夫事事循蹈規矩者之爲善何哉其道可常其法豫立也若宜人之慈訓蓋可常之道豫立之法與其尤難者有貞節以爲之本使其不貞此身且不立雖甚慈何以訓其子是則宜人視傳記中諸母不特不讓且過之矣惜乎天不永其年使銜抱恨於無窮也雖然克振門戶以承其訓重揭堂扁以昭其訓使其名與傳記中諸母同垂不朽宜人雖死猶不死而舜民之言亦足徵矣若夫堂之崇庳顛末則聚材鳩工之初非可以臆說也故略之成化丁未中秋日記

無聲詩意記

古人以畫爲無聲詩可謂善於名狀者矣昭勇將軍楊君叔熙輯古今小畫爲一冊凡四十有八幅而目之曰無聲詩意山水

小景之幅十有八翎毛之幅六瓜果花卉之幅各四人物及鹿之幅各三蟹及菖蒲石之幅各二海月潮汐龍蚶松鼠之幅各一幅各虛其半以需題詠惟翎毛之四人物之一著

汝南王府圖書餘雖間着圖書畢不知何人氏所作然皆極其精妙非俗筆可及也君習武而兼文以其暇遠採近索得此於披沙揀金之餘且知所謂無聲詩之意非儒雅而好事奚克至此余觀之旣詠之十絶越日復以記見屬噫余非識畫者亦非識詩意者抑嘗聞之矣畫之法有六曰氣韻生動余於人物翎毛松鼠之類取之蓋坐立飛行跳從之態非生動不足觀也曰骨法用筆余於菖蒲石潮汐之類取之蓋剛勁洶湧之勢非骨力不足奇也曰應物像形余於瓜果蟹蚶之類取之蓋纖芥瑣碎之品非像形不眞也曰隨類賦彩余於花卉之類取之蓋可

賞可玩之色非隨類不佳也曰經營置位余於山水小景之類取之蓋遠近淡濃高低大小之狀非經營不均也曰傳移模寫余於龍海月之類取之蓋人所不常見之物非傳寫不能也詩之義亦有六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先正以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余竊於畫之三經欲以應物像形隨類賦彩經營置位擬之畫之三緯欲以氣韻生動骨力用筆傳移模寫擬之展其景而無聲則爲畫之六法概其景而有韻則爲詩之六義是固未爲確論然而求之無聲詩之意不無小得矣畫乎畫乎其解衣盤礴者所爲抑舐筆和墨者所爲乎詩乎詩乎其涵詠性情者所爲抑囊括風物者所爲乎畫與詩之工拙存人而取舍之權度在君不可不致意云耳若曰觀畫而畫中有詩味詩而詩中有畫畫固無庸議詩則有鄙作在焉非所敢也

弘治戊申春三月辛未記

歸來軒記

左君輔字廷相世家蒙化乃巡守仲安公之長子郡守世珍君之從兄也自幼天分秀異澹泊不群以義經充郡庠弟子員成化癸卯貢上春官觀京塵擾擾奔走仕路者得或不能無失榮或不能無辱遂有憤然長往之思然而未決也乃遊太學不數日因讀陶靖節歸去來辭嘆曰古今人此心不異也而靖節乃有高趣如彼吾之田園松菊具在如之何不為靖節之歸而栖栖於此邪即日具疏乞循例拜冠服南還一時名卿若大宗伯周公地官尚書郎劉公輩咸重其高尚或為家傳或為詩送之若君者可謂冥冥千里之鴻莫得而羈之矣君既歸旦夕奉親暇輙放懷詩酒烏紗角帶相徉林下遇權貴不少屈闢一軒扁曰

歸來以明其志然未有記之者越五載丁未余以監察御史謫
家化尉君往還甚厚明年遂以記見屬夫君子之出處非率然
者其出也必以道其處也亦必以道是故不爲五斗米折腰賦
歸去來辭著五柳傳人皆知靖節之高尚如此殊不知其心則
以先世嘗爲晉輔恥復屈身於宋故託此以歸耳忠義所存不
露圭角非後人可及余嘗題君哭母詩卷又聞君奉侍兹公克
恭子職平居未始少離膝下所謂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君
有之矣由是而觀則靖節之歸來以忠君之歸來以孝志之高
尚如同其於出處之際意各有在也非君善學靖節曷其至此
雖然君之弟靚亦在郡庠登庸有待二子明善明義方就外傅
邦邦皆國器君雖歸來於今日所以酬君歸來之志而取功名
於他日者有其人矣讀貴子之詩則君之歸來坦然無見似不

非靖節可及弘治戊申春三月丁丑記

清白傳家記

蒙化衛使楊君叔熙其先鳳陽人余謫官以來繇鄉郡故辱君之愛甚厚公暇相過從既為君記其所謂無聲詩意矣一日復以清白傳家之記見屬蓋君之六世祖曰谷者國朝天造初隸尺籍有征討功位至神武衛使高祖禎以參侍舍人位至府軍右衛僉事調蒙化屯田因設衛遂銓註焉君家之世官實自禎始曾祖敬領軍攻太原卒于師大父濬克襲厥勳進階衛使終雲南都司都指揮同知守備蒙化邇兩歷場父杲以衛使掌軍政一紀餘不幸天奪其年君自蔭補郎推理屯田及督鎮場今復理屯能聲以著每旦夕仰而思之凡二世衛今請五世衛使一世都閫節鉞衮衮美而益彰金紫繩繩傳而

盜非清白莫能致之後之人茍或不知乎此而繼以怵則非所以承先德矣此清白傳家之名所以立也昔關西楊震性公廉畏四知而卻莫夜之金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故自震至彪四世太尉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所謂名德者亦惟傳乎震之清白而已其世爲公輔也固宜君與震同姓君家之世官與震家自致者異今也念祖宗之世官而慕同姓之世德君之賢出儕輩萬萬矣雖然淸而不濁如謂之清涅而不緇始謂之白二者非虛名也君尚顧其名而思其義清則勿强而詐必求至於真清白則勿玷而墨必求至於精白務使傳乎前者無所隤墜而傳乎後者有所取法則世德益隆世官益大所謂稱爲清白吏子孫者不在關西楊氏而在蒙化楊氏矣余言非贅

君其勉之弘治戊申夏四月記

思萱圖記

謂萱爲母古無是語萱通作諼諼者忘也萱之爲草愁者覩之忘其愁故又名療愁憂者玩之忘其憂故又名忘憂懷姙者佩之則生男故又名宜男詩云焉得萱草言樹之背背乃堂北婦人之所在也呼母爲萱堂其以是與祁門謝君理字文溫以春秋經第一領鄉書教諭長垣有年矣念其母黃孺人平生慈訓之篤不得偕其父以敬公同享祿養也每風晨月夕輙流涕不能已其於弟監察御史廷獻因爲繪思萱圖以表之今年文溫來典江西文衡挾以見示且徵爲之記於戲孝矣哉文溫之思善矣哉廷獻之圖也載披此圖所謂療愁忘憂者皆虛名所謂宜男者亦虛恨矣文溫行將過家得拜其父不得拜其母仰一

堂上靈椿獨老[illegible]彼堂北萱之故謝何在則其思之苦又有不待此圖而後動者余聞廷獻又嘗為文溢繪壽椿圖翰林程篁墩先生有記蓋思萱者所以哀文溢之哀而表其死事之盡思壽椿者所以樂文溢之樂而表其生事之盡力也圖之義各有所在人子之情一哀一樂循環無端自非廷獻善體文溢之心何以及此所恨者余言膚淺非程先生比不足以發思萱之義焉耳文溢故家士志篤而行修學識遠過于人人其孝如此大本立矣名位之著尚未可量云弘治己酉秋九月庚申記

江湖漫士記

江湖漫士者程其氏顯高其名宗大其字新安之休寧世家人也自少負豪氣讀書林下不習仕進而饒於財間棨之遊江湖以伍衆商而其中則漫然無所存有無所將待視彼收什一之

息寸寸度而銖銖較者不啻千里相越之遠故士大夫嘗所往
來者以江湖漫士號之善鳴者又多為詩歌以贈之漫士亦居
而不辭所謂漫者荒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為與唐之元次山取
醉人之議以漫叟為稱可謂異世而同符矣雖然次山守著作
是漫為官者漫士處林下則漫為隱也次山泚叅管是漫為漁
者漫士遊江湖則漫為商也次山始稱浪士繼稱聱叟是隨寓
以名而卒歸于漫者漫士一聯士大夫之號居而不辭則始終
一於漫也至論其所謂全獨而保生保宗而全家則次山一漫
也漫士亦一漫也漫士一日以其所得詩歌為一卷請夏官副
郎永新劉君序之而求余為之記余觀舉次山之事為言又從
而申之曰君子處世有遇有不遇獨以漫為名是其心能不汲
汲於時好不遂逐於物情不眩惑於不非利害之際將所圖漫達

亦漫得固漫於亦漫無往而不自足於漫焉漫乎漫乎矣豈與世浮沉者之所爲哉必有是心而後稱是名也由此而言之使漫士守次山之著作帶次山之笭箵稱次山之浪士之贅叟矣而不可詩歌云乎哉序云乎哉記云乎哉自漫士視之皆漫爲也弘治辛亥春三月戊戌記

節壽堂記

節者婦之大行也節之立與不立在人壽者人之至願也壽之得與不得在天節而無壽者什四五壽而無節者什六七二者兼之婦人之所難也兼之而或寡無所依與夫貧陋不振不足輕重于世者蓋比比耳能全乎此婦人之所尤難也歙之槐堂程母朱孺人年甫四十有二其夫某處士遽不祿爲未亡人者一十八載貞姿懿行久而益固子四人曰信曰安曰轍曰軾慈

訓有方用皆克底于成安商遊姑蘇家賴以裕轍性孝友以茂才充邑庠弟子員當道者重其學行每校諸生必列優等取青紫可指日也今年二月十有一日為孺人春秋六十誕辰諸子若孫森然滿前姻族預賀詩文塡軸一時盛樂鄉黨中翠有乃之者鄉進士江君舜夫白于郡侯李公崇仁大書節壽堂三字道之李公清介於人少許可而孺人乃以褒敘激揚見重如此孺人可謂得婦人之所難而又得婦人之所尤難矣進士君從弟文耀孺人之壻也徵余記之以昭其盛或者乃曰以節著者必在乎少艾以壽稱者必適乎耄耋孺人之節之壽人或可企而及之安得併擅之以名其堂邪余曰不然碎之檞也老幹不折其節雖堅而其貞潔之操豈由於一日否則世子之母不安其室矣辟之松也喬枝方聳其壽雖富而其悠久之期可擬於

千禩否吳蒲柳之姿望秋先零矣况孺人有是節有是壽而又能全是福乎日復日歲復歲是子是孫是姻是族𬃊觴獻頌瑞氣藹然萃于是堂之上其樂尚未艾也李公之書可謂知所企矣余不佞姑記其畧如此若夫程之先□發紱詩書或載諸簡冊或備諸家乘者非一時之筆所可述茲堂因乎舊其落成歲月不及追録弘治壬子春正月甲午記

遊太平寺記

新安郡城西太平寺唐至德中舊剎人呼水西以其據徽溪西岸故也寺始創凡三十有六歷年久興廢不一今所存者十曰長慶曰羅漢曰等覺曰如意曰妙法曰淨明曰經藏曰福勝曰五明環列前後左右太平獨巋然居中此所以專其名焉寺之境幽而靜每良辰美景不絕人唐末呂侍郎渭爲歙州司馬嘗

於寺之陰爲堂讀書及去以貽寺僧故有呂侍郎祠余雖郡人而遠在婺源間因事過郡登城望之見浮圖與樓閣爭相峭立弗克一往以解塵襟成化壬寅余官行人寺僧普光挍郡都綱謁余京邸曰寺之境勝實甲一郡子或乘軺因而過焉當掃門以俟余既諾之又爲序送之及余官御史遞謫南遷普光物故興遂盡而弗果嗣是東轅西轍隨牒奔走謂此願不及償矣今春余給由赴考功道出鄉郡太守濟南李公一見歷叙故舊既而約期遊太平蓋公自御史謫續淡累遷今官識新安山水已十餘稔知有太平而未覩其跡與余同也至期是爲二月二十有二日太守公晨起視事與別駕江右甘公和倅嶺南王公校案牘當舉行當疏決當斡辦督治若一一處分略無凝滯午刻[illegible][illegible]與西出太守公仲弟上舍公亦偕行余隨其後既渡舍[illegible]

石磴層層循岸而上凡三四曲折始得其門寺主僧泰恩攝衣
牀杖導余入則諸公已先抵太平但留輿從舍於門內自此冊
入樓殿廊廡堦巷門牆一偏一正一斜一直一高一下一向一
背參錯乎樹林之中上則如陟遠岑下則如經曲澗蓋寺前雖
濱江岸而其後實山之椒故寺之址隨山勢以爲偏正斜直高
下向背而屋角參差亦如山峰之律崒不齊也新安諸山多奇
今乃因之爲寺不失其巔巒之勢如此是又一奇矣迄又十數
曲折始抵太平南樓諸公咸在見余至談笑相迎解帶序坐太
守上舍二公因出其尊甫別駕翁重恩堂詩卷共讀之余鄙作
亦在焉時翁致政于家二公讀未掩卷翹首北望白雲千里悠
然有狄公登太行之念旣而別駕公設酒席酌則先余次太守
公序賓主也又次上舍公時上舍亦爲客而亞於太守坐席雖

泣亦少退從鵰行也又次郡倅公未乃別駕公又以別酒主也泰愚命其徒作樂侑飲間出香茗以獻衆情歡甚及半酣各起散步樓中或倚欄眺望余步入樓後方丈忽覩所送普光序文猶在壁間而其人不復可見神思悵然者久之別駕公再邀就席樂再作酒再數行從者視日已晡不能遍遊諸寺大率境致可想矣太守公復載一壺攜一春盛相率詣寺後最高一方丈仰視後峰其勢亞天泰愚曰此即寺之主山所謂披雲峰也太守公立啜酒又數行未及別席而醉日亦西下於是牽衣同出遠近不計險夷俱茫經目處亦不能悉記須臾遂至前門諸公先還余復在後泰愚出門指所渡處謂余曰此即寺之前溪所謂碎月灘也又歷指四遠之山曰東面問政西倚古巖紫陽薛于南黃山峙于[illegible]此入[illegible]之大觀也[illegible]之[illegible]是則樂[illegible]

日之間所歷不幾寺所見不幾方丈觀披雲之峰而雲未起楓碎月之灘而月未上茂林脩竹坐不終日茶竈疏圃賞不移時酒之興易倦詩之興難發孰與乎吾儕得尋其樂於無窮也予如不棄能被後暇以圖再遊之樂乎余且笑且出披衣登舟而還不及顧答翌日北行恭懇具書馳寄舟中以晴昔失言宜予之不答也今吾夜以繼日反而思之予暨諸公之遊有六善焉諸公不來一日之暇以自恣必先公而後私君臣之義也予與之生皆與近而志同道合朋友之交也二李公因讀詩卷而望雲之念興動夕子之親也欲與坐必以鴈行長幼之序也有賓有主有酬有酢遊不廢荒酒不及亂為樂不至於狂謔禮之節也若夫予之思念昔光不忘故舊又仁之著也予暨諸公之所謂樂乃名教中真樂吾儕之所謂樂直容叙耳欲逃吾樂而歸

予之樂未爲不能但沐

國恩給復有年繼普光而職僧綱亦非一日不敢渝矣心徒戚戚志汔落落予幸不惜一言以紀其事吾將揭之寺壁不㝵自激用以告于吾儕有識者使知名教中眞樂有如此幸莫大焉余知其昔上京師今又南還舟次浦口展讀數四深感其情且喜其天資近正故不辭而爲之記太守公名延壽別駕公名照郡倅公名維節皆一時名宦也倉公名延齡德氣深厚名位未可量泰愚號古庵能詩文亦名僧云弘治壬子秋八月上旬記

務本堂記

先族叔處士務本生於正統丙辰甫三歲其父亂十八公從例命之名而不祿煢煢孑立賴母李孺人守節撫育以成及從宿字之曰務本蓋欲其顧名思義而務乎所當務也處士恨何予彭

失怙乃苦心厲志惟日孜孜以求無忝命名與字之意既而復
大書厥字以扁於堂於戲舜民親見處士爲人矣其於命名與
字於斯堂之扁眞無忝也其奉李孺人極婉容愉色不但竭力
而已嘗曰吾母子相更爲命者故終身不侮不戲不遠遊不干
仕進以憂其心甘旨有不足則採于山釣于水以充之不以
非義以貽其辱配亦李孺人之族性行莊靜李孺人壽七十有
一以天年終夫婦居喪盡哀葬與祭盡誠可謂孝矣孝自行之
本也其治家嚴而有法每晨興敕諸子及僮僕灑掃畢各讀若
耕若居貨而交易各從其所有事晚必程其能與其所得無或
倦每伏臘[illegible]預計其所費不求望外不作無益所存羸餘亦不
妄以與人客至爲酒食必隨宜其自奉亦必有節無或快可謂
勤且儉矣勤儉起家之本也其在宗族鄉黨若尊若卑若戚若

踈若貴與賤處之隨其分而有禮高固不亢下亦不凌有所爲必盡心未嘗食其言與人雖私所存實介然不可犯可謂忠信矣忠信行已之本也子四長皆資性頴敏俾充邑庠弟子員次僉器識豁達俾爲郡吏戒曰學行在己選舉斯稱靡勤在公力筭何忝他日上不虛君之禄下不孤吾之望忠孝之道也次言次音性皆純愨訓之詩禮俾持門戶以此教子可謂仁矣仁又裕後之本也夫然故父母存則安其養沒則瞑其目宗族鄉黨長者稱其儒少且賤者服其禮貲業之裕視其先爲益隆子姓之賢計其後未可量若是者豈非處士務本之效乎哉古之人論于身後則考其行至於父命之名尊者呼爲字之所以重其名亦不遡以爲衆人稱謂而已未有制行克符其字又爯于堂以示不忘如處士者也處士卒于弘治辛亥得年五十有六明

年舜民赴考功順道歸省猶及升堂哭處士之靈既而陞浙[illegible]
仰視斯扁以記見屬又明年復來江西始恐筆以復之夫堂者
子孫相承以居敝則可更爲惟斯扁不朽則子孫率修厥德者
有其人處士之字之行可以不朽堂益更爲益以廣大矣舜民
之言何足輕重也弘治癸丑夏五月端陽日記

慕蘭記

休寧世家稱隆阜吳氏有號蘭軒者讀書樂道不事進取即世
亦遠矣而碩德令望在鄉閭間耿耿不磨如一日其曾孫以道
食其蔭不忘其德紹其芬欲象其賢恨平生不及侍膝下也於
是裝潢一冊表曰慕蘭善鳴者多畀之詩歌以發其義然未有
爲之記者弘治壬子余考績上吏部過休寧以道念姻好挾冊
見謁余讀之既感而嘆曰賢矣哉以道之爲此也世之庸人不

能無忝所生知慕其父若祖者蓋寡矣況知慕其曾祖者乎亦有荷其曾祖之覆育音容未遠而忘之者矣又況代易三世未見顏色而慕之者乎夫蘭草類也乃曾祖之所以比德于蘭者以其有幽操非繁英之謂也以其有國香非穠豔之謂也以道誠欲慕乃曾祖之風則當擬乃曾祖之德於斯蘭也培而護之灌而滋之斂之數本不自以為少衍之九畹不自以為多播之在空谷不自以為遠薦之在宮室不自以為貴其操也不渝其香也不易不求人之知也聖如孔子亦詠之不求人之愛也忠如屈原亦佩之慕蘭而如是可謂祖孫一德先後一賢其蔭益茂其芬益盛隆阜之吳不特為休寧之世家而已矣以道幸勿徒取其名而勗之可也時余行色匆劇甚以道揖而別去今年秋以道客武林余復還自京師邂逅北關聽其言察其德氣則

其方寸之所抱負餘馥逼人有入室久而不聞其香之妙及觀其用則所得詩歌發富於識若以道若非所謂蘭茁其芽者耶因記之以著其美弘治乙卯秋八月下旬記

靜軒先生文集卷之九